

唯陰文史資料

第三輯

89

中國人民廣播出版社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編
北京廣播學院圖書館 藏

前 言

本辑选编了淮阴市有关抗日战争期间的部份史料。

“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毛泽东选集》第441页）。抗日战争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它是我国反帝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淮阴大地上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抗日军民，在这页上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

极其野蛮残暴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淮阴一手制造了许多惨案。血洗盱城、宿迁“四屠”、双沟惨案、盐西区血腥大屠杀等篇，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日寇烧杀奸淫的滔天罪行。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国人民决不是任人宰割的绵羊。他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武家圩群众，用原始的土枪土炮与五百多名装备精良的日伪军血战了八、九个小时，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盱眙爱国士绅王养吾，自己拿钱出粮招兵买马，训练民练，给血洗盱城的日寇以迎头痛击……特别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淮阴人民抗击日伪的斗争从自发而变得有组织，在斗争中愈战愈强。苏北抗日同盟会的成立为淮阴地区抗日斗争的全面展开作了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苏鲁边区抗日游击队、陇海南进支队第三团、沐宿海地区抗日游

击队……用游击战的方式打击日伪军，给八路军、新四军正规部队以有力的配合。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下，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众多的抗日游击队，使日伪军逐步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面对日本侵略军强敌压境，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不抵抗主义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他们置民族危亡、人民死活于不顾，把大片国土拱手交给侵略者。处心积虑扼杀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千方百计地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搞磨擦。有些人甚至充当汉奸公开与人民为敌。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苏鲁战区副总司令、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形形色色的国民党宿迁县长、国民党盱眙县长秦庆霖，及汉奸王培坤等，就是这样一伙丑类。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官兵，在淮阴抗日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粤军某部黄子均连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使血洗盱眙城的日军丢下了几十具尸体。宿迁百日保卫战中，面对日军一个旅团的兵力，省保安队一九八团孤军奋战，正副团长及大部官兵壮烈殉国；驰援入境的东北军五十七军霍守义师的两个团，战洋河，攻宿迁，连战九十余天，给日寇以重大杀伤。

我们奉献出这本记录有关淮阴抗日战争时期部份史料的小册子，旨在通过四十年代日军侵华给淮阴人民带来的灾难，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和国民党爱国官兵同日军浴血奋战的英雄业绩，以及国民党政府破坏人民抗战，甚至与日寇狼狈为奸等一系列事实，使读者重温那一段历史，增强爱国主义感情，从而更加珍惜今天和平、安定的新生活，热爱社会

主义制度，为“四化”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这一小小的愿望如能得以实现，就是对作者的辛勤劳动给予最大报偿了。

对于爱好和平的广大日本人民来讲，他们也同样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份子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者，重提这些往事，为的是深刻的记取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警惕军国主义残余势力的再起，把自一九七八年中日友好条约签定以来开创的中日友好的新局面，世世代代、子子孙孙永远的传下去。

编者

84. 10. 16.

目 录

日寇血洗盱城，军民英勇抗敌	杨 啸(1)
宿迁百日保卫战	任 重(15)
武家圩人民保卫战	陆子龙(29)
战斗在包何庄	何心如 何剑锋 何 明 何一民 刘 玲(38)
宿城“四屠”	蔡佩荣(68)
双沟惨案	李昌松(80)
日寇在盐西区血腥大屠杀	朱学斌(85)
苏北抗盟从成立到被迫解散	苟德麟(90)
我从参加“自由大同盟”到“抗日同盟会”的经过 的回忆	王 颖 (107)
少奇同志在淮北敌后二三事	张爱萍((126)
罗炳辉同志在淮南	张德勇 (138)
初战来安	杨丹平 (146)
镇压冀家圩土顽暴动	成 钧 (160)
苏鲁边区抗日游击队始末	马爱亭 (176)
汤曜红与陇海南进支队第三团	王兆平 (187)
坚持沐宿海的抗日斗争	章维仁 (204)

我所知道的韩德勤	韩德歆 (222)
顾祝同的家世、简历及其它	彭云生 (254)
形形色色的国民党宿迁县长	沈凌霄 (262)
国民党盱眙县长秦庆霖	杨 啸 (272)
罪大恶极的汉奸王培坤	涟水文史办 (302)

日寇血洗盱城，军民英勇抗敌

杨 啸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兵侵占宛平县城，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接着“八·一三”日本兵从上海登陆。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自此开始。

八年抗战时期，日本兵曾三次侵略盱眙县城。本文仅介绍日本兵第一次侵占盱城时，血洗盱城的罪行，以及我县军民激于爱国热情，奋起抗敌英勇战斗的实况。

敌忾同仇

一九三九年隆冬季节，炮声隆隆，震撼大地。外来的难民，扶老携幼，流入盱城；从南京、蚌埠方面溃逃下来的国民党散兵，也不时涌来。全城居民，看到逃来的难民，更感到大难临头，惶恐不安。

深夜，千家万户在昏暗微弱的灯光下忙碌着：富户收拾细软，商人收藏货物，一般人家，也把东西收拾一番。居民为了避难，有的全家搬下乡，有的将全家老小先送到乡下亲戚家暂住。穷苦人家年轻的妇

女，无处投奔，南头的跑到北头，北头的跑到北郊。全城一夕数惊，鸡犬不宁。

国民党盱眙县政府，早已人慌马乱。县长锺骏臣同他的太太、少爷、小姐以及他手下的随从师爷、卫队，携带私囊，坐着几只大船，连晚一起到对河港汉里停泊，准备弃城逃跑。在城内维持秩序的仅有城区区长张百非带着区自卫队几十人。

早在半月前由南京经过滁县、来安溃退下来的粤军张发奎部下某团黄子均（字赤忱）连官兵八十余人，仍住在玻璃泉的一所院落，但薪饷供给，已无着落。县长锺骏臣、张百非曾派人和其联系，想收编他们官兵为县常备大队。遭黄子均拒绝。

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离县城十五华里的北乡大修庄（住有几十户的大庄子），除了从城内来了不少逃难的老百姓，更多的还是那些背着各种步枪、猎枪的民练。他们有的背有斜插在背后的大砍刀，刀把上系着大红绸子；有的身上挂着一把土盒子，身着长棉袍或短棉袄，头上戴着破毡帽或“狗套头”（一种把头、脸全部包在里面的帽子）。

大修庄附近的小修庄、王庄、林庄、小钱巷、官滩等村庄，方圆十几里都是人。

一天，大修庄上一个四合头房子的院心里挤满了人。一个细高个子，黄白净瘦长脸的中年人响着

沙哑的嗓子，对大家讲话后，叫助手安排民练的食宿。

这位中年人，就是盱眙县有名的爱国人士王养吾^①。青年时代，王在金陵大学政法系读书；回家后，在地方上问事，干过县商会会长。这时他担任县财务委员会的委员长。他家开着一片杂货店，还有百十口缸的酱园。家里还有十几顷田，佃户都在盱眙北乡大修庄一带。

日寇侵华伊始，王养吾就深切认识到：国亡家也破，无国那来家？巢将不存，鸟将焉在！日寇占领南京以后，盱城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怀着民族的仇恨，带着家人，出了县城，来到北乡大修庄，筹划着组织民练、抗击日寇的事宜。

他派人通知都管塘的李伯钧、陈庄的韩波，各自带着手下的民练来大修庄集合。被通知的两人第二天就带着六、七十支枪到齐了。

同时，王养吾还发出请帖，邀请圪头桥、西高庙、王店集、穆店、半塔集等乡民练，到北乡大修庄附近集中。就在日寇刚占领盱城的时候，各乡民练汇集于北乡的共有一千几百人。这些人分驻在大修庄附近几个庄上，吃饭、住宿统由王养吾派人安排。王养吾还打开他家的粮仓和杀猪宰羊犒劳民练，并派人将地方上的所有散存的弹药搜集起来。准备抗击日寇。

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日（即旧历腊月初一日）下午两点，日本侵略兵从来安经过西高庙、枯桑树来犯盱眙县城。他们一部份驻金桥街，一部分已到杏花园北面乱石岗的地方（又叫双碑）。南头联保办事处的人连忙跑到城区（在老仓）送信。城区区长张百非一面立即率领区自卫队前往驴市头，一面派人邀请驻在玻璃泉院落里的黄连一起抗日。当时黄连已占据上龟山高峰，不用望远镜，侵入南边双碑的日本兵也尽收眼底。于是，黄连凭借峰下一个大洞面前的石块为掩蔽体，机枪猛烈地射向敌人。日寇受到突然袭击，很快龟缩在民房里，接着轻重机枪向黄连阵地猛射，打得掩蔽体的石头火星飞溅。黄连也以密集枪火压制。这时张百非腿部受伤，即由他的手下人用担架抬下去，区队也随着撤下山头阵地。黄连长仍英勇指挥战斗。激战约两小时，日本兵因不知虚实，抬着伤兵和一个鬼子的尸体，撤向南头传家糟坊（紧靠金桥栅栏门）。陈副连长带人一直追击到杏林街庞芷初商店门口，不意受了轻伤，这才停止前进。黄连长意识到没有后续部队，孤军不宜深追，即带领队伍返回营地，与部下商讨去留问题。当时，城内由于县长早就离境，已没有地方行政机关，张百非区长因为负伤又离城过河去西乡戴巷治伤。而自己的部队，人地生疏，弹药粮饷，且无人供给。黄部经过几番讨论，决定率部撤退，

乘船过河，前往管镇。

这时身居盱眙北乡的王养吾得知黄连过河北移，就派人送信，邀请他们前来会师，共同抗日，并讲明有关部队给养，均由地方负责。黄子均接到信，出于爱国激情，毅然率部南返，渡过淮河来到盱眙北乡，与王养吾共商抗日作战事宜。

血雨腥风

第二天（三八年一月四日），日寇又前进到柳树行。得此消息，城内还没有逃到乡间避难的居民纷纷找寻藏身地点：胡家巷的人向道院里跑（即红卍字会）；外地逃难的躲在儒学明伦堂里；大王庙内归云洞中，也藏有很多人。一时惊慌失措的居民，似乎离开自己家，换换地方，也能得到一些安全感。当然，仍有不少人呆在家里，听天由命的。

五日，侵入盱城的日寇在街南头打死一个挑水的居民。日寇到了兴隆街头的贾家茅竹行，就将贾家的茅竹拖到路心，当作障碍物。南北来往的人，即使很少的几个，也要经过用茅竹设的小门。

下午，一位老奶奶，由他儿子搀扶着，从山头上的羊肠小路，跑到暂时没被占领的北头，向人们哭诉日寇奸污妇女的暴行。

在这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关头，也有人丧尽天

良，趁机大发国难财的。当时混进红卍字会的赵达云，是县衙门的师爷，日寇侵占盱城南头时，他趁火打劫，欺骗那些信道的人，要每人缴五元钱，到红卍字会里买个牌子，挂在身上，日军见了就会放过不杀。赵达云借此捞了一笔横财。那些钱被骗去的人，有的儿子还参加了所谓救济队。这个队由二十一个青年组成的，他们身上穿着印有红卍字的白色救护衣（仿照世界红十字会的衣服），来往于城里。赵达云的大儿子叫赵之为（也是县衙门的师爷），小儿子叫赵宗敏，父子三人，和早已潜来盱眙的汉奸勾结一起，组织什么维持会。他们同汉奸县长张道一、汉奸秘书莫九品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做着出卖祖国的肮脏交易。

日寇进城的第五天，也就是一月七日，魔爪已伸到盱城北头万寿宫，他们在太山堂药铺店堂里架起机枪，黄牌街顿时被封锁了。日寇开始发泄兽性了。他们四处出动找“花姑娘”。被搜到的妇女有的被轮奸后让刺刀戳死，有的因奋起反抗，杀死后又被奸污；甚至有的老太婆也受辱致死。日寇们还拿杀死婴儿当成游戏。孩子的母亲拼命用身体护着孩子，于是日寇狞笑着，一刺刀戳穿两个人的胸膛。

一月八日，鬼子大屠杀开始了。一个班日寇，窜到道院（即红卍字会），架起机枪扫射，避难的三百多个居民顿时倒在血泊中。极少几个幸存者，是躲在死

尸堆里后来爬出的。大王庙归云洞里的几十个本县难民(内中有十几个小孩)，被日本兵堵在洞口架起机枪扫射，无一幸存。明伦堂里躲藏的三百多难民，绝大多数是外地铁路沿线的城市居民，亦被集体枪杀。后来人们见到，有的母亲倒在血泊里，饿死的婴儿，还吮着她的乳头。身穿白衣的二十一个救济队员，也被戳死十九人，只剩下烧锅的两人(其中一人以后病死，另一个姓蔡的还活着)。从观音庵到洒金桥，约有十五丈长六尺宽的大沟里，填满了死尸。宝炽山下，被鬼子拉伕抬东西的十几个人，均在出过苦力后被戳死，尸体横七竖八地摆在山脚下。金桥街山东客栈里的五、六十个客人，和另外几家饭店里住的外地人，统统遭了毒手。他们大多是从山东过来的买卖人，竟如此悲惨地横死客地！在兴隆街回民马家后院，鬼子从附近抓到一些没逃掉的人，要他们将街上的尸体抬在一处叠成堆。三个五、六丈高的尸堆叠好后，叠尸堆的人又被鬼子戳死，成了尸堆上的新成员。

兽蹄魔爪，血雨腥风，日寇穷凶极恶的暴行，不断传到北乡。民族仇恨的怒火，在抗日军民的胸中烧得更旺。王养吾、黄子均等人及其组织的军民，就在这个时刻发动攻城了。

碧血丹心

一月八日，攻打日寇的战斗打响了。大修庄附近一带庄子上，在光线暗淡的茅屋里，昼夜灯火不熄已经几天了。王养吾操劳得嗓音更哑，已经忘记了白天和黑夜。黄连长也积极为进攻盱城作战前动员，周密地布置进攻方向和火力配备。黄连弹药，已由地方补给，多余的新式步枪，也拨交一些充实地方民练武装。

当时兵分两路：一路由李伯钧率领都管塘民练在前开路，从二山脚下，顺着淮河岸，经过陡山、小渡口、由小北门进街。当他们沿着小谈巷，经过财神庙巷，老澡堂巷口时，见到城里已数处起火，火苗乱飞，火舌乱卷。李伯钧一手擎着门板，以防火苗飞落，一手拿着短枪，带头冲过火焰，进入汪家巷，向据守在黄牌街的日寇发起攻势。另一路由韩仞波带着陈庄一部份民练在前作向导，黄连紧紧跟在后面，从山口门、井头街、喜鹊嘴、打狗坂进攻东岳观的日寇。这是主攻。当时攻城指挥所，由大修庄移至山口门潘朝铨家。指挥所宣布，有人戳死或打死一个鬼子的，赏钢洋十元。

李伯钧一路，从万寿宫小巷口，经过风坡岭下蜿蜒小路，来到李太兴后园墙外，将墙推倒，翻墙进去，

趁几个鬼子没有防备，打死了两个鬼子，就抬到山门口去领赏。但他们毕竟没有实战经验，一时伤亡十几人。这时正刮着东北风。黄连部队从上风头接近东岳观时，于附近的民房里，掏墙洞向日寇射击。两个门岗鬼子中弹身亡。日寇疯狂还击。黄连部队由于屡经战斗，临阵不乱，奋勇进攻，节节前进，已逼近东岳观，即将向观内日军发起冲锋。此时，日寇指挥官从凤坡岭上向东岳观、黄牌街的两处日军打出旗语，命令退守凤坡岭，以便居高临下，控制全城。敌人的炮火使附近商店的煤油着了火，烈焰腾空飞舞，风助火势，一刹时几条街都烧起来，盱城被火海吞没。

黄连长面对杀人放火的强盗，热血盈腔，身先士卒。日寇退向凤坡岭，他也冲上半山腰，与日寇展开肉搏；因后续部队没跟上，又被迫退下来。

第二次，黄连长将部队集中起来，分成若干战斗小组。他亲自带着前锋冲夺山头阵地，不料冲到半山腰时，被敌人的机枪打中胸膛。士兵将黄连长抢救下来，抬到万寿宫屋内时，他已不能讲话了，只用无力的手，将陈副连长的手轻轻拉住，指指山头，就闭上了眼睛。这个出生于广东海陆丰一个农民的儿子，为了祖国，为了民族的生存，在抗击日寇的战场上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

黄连长的牺牲，更加激励了黄部官兵的爱国热

忱。他们决心化悲痛为力量。陈副连长接过黄连长没完成的重任，指挥部队继续攻击，不慎受了伤。赵排长又站出来，主动指挥作战，发动第三次冲锋。黄昏时刻，机枪没有子弹，手榴弹也扔光了，又无后援部队，黄连余部不得不忍痛撤下。赵排长及其士兵，含着泪水，沉痛地掩埋了黄连长及其他阵亡兵士的尸体。最后，全体官兵，脱帽向自己的连长和牺牲的战友告别：安息吧，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接着，他们将伤员抬到鱼码头，找来两只木船，在苍茫暮色中渡过滔滔的淮河，前往泗县管镇。陈副连长睡在担架上，叫事务长付给船工四块银元，并对他们说：“你们都是穷苦人。”

日寇在黄连撤退后，也不敢追击，随之撤退到驴市头。民练李伯钧一路，已进逼到近圣街，凭着烧焦的断垣残壁，继续射击。

腾空烈焰，已由黄牌街延烧到近圣街。风势一转，又将胡家巷烧光，接着向西南延伸，直到林家的油坊北面，才被庙墙阻隔。当时只剩下最南头一段街道没有被烧。

日军又退至上龟山南端，控制柳树行以南地区。民练已到大王庙下面，双方对峙，互相射击。相持至一月九日下午，王养吾派人通知城内所有民练，迅速撤至山口门外，防止日寇迂回进攻。指挥所也作了转

移。

一月十日早晨，日寇在撤出盱城的时候，将几十个日兵尸体用火焚化，带走骨灰；然后抬着伤兵向坝头桥方向撤退。刚出了坝头桥街头，早已埋伏在两边田里的民练，打了一阵排子枪，打死一个军曹的军马，打伤了几个鬼子。日军指挥官随即下令，后队改为前队，又开回县城。

不料前队的鬼子走错路，误从山口门进街，到井头街迷路了，抓到一个叫范小芒子的，要他带路。范小芒子是一个地痞，平时好吃懒做，小偷小摸。地母庵的尼姑，往日不肯借钱给他，由于这个宿怨，他就将日寇带到地母庵。庵里和旁边睡仙洞里的一百多个逃难者，因而落入魔掌，全部罹难。

一月十三日，日寇又从城内向穆店方向撤走。天空一架涂红膏药的飞机，低空盘旋，掩护其撤退。低得似乎从屋脊上掠过的飞机，只要看见地面上的人畜，即疯狂扫射。一时被飞机扫死者有数十人。

日寇侵华派遣军所到之处，许多国民党军队，望风溃逃，而盱眙军民却为我国抗战史，写下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黄子均连长浴血疆场，马革裹尸，他的精神将与凤坡岭上青松翠柏一样常青；他的爱国主义的高大形象，将永远留在盱眙人民的心目中。